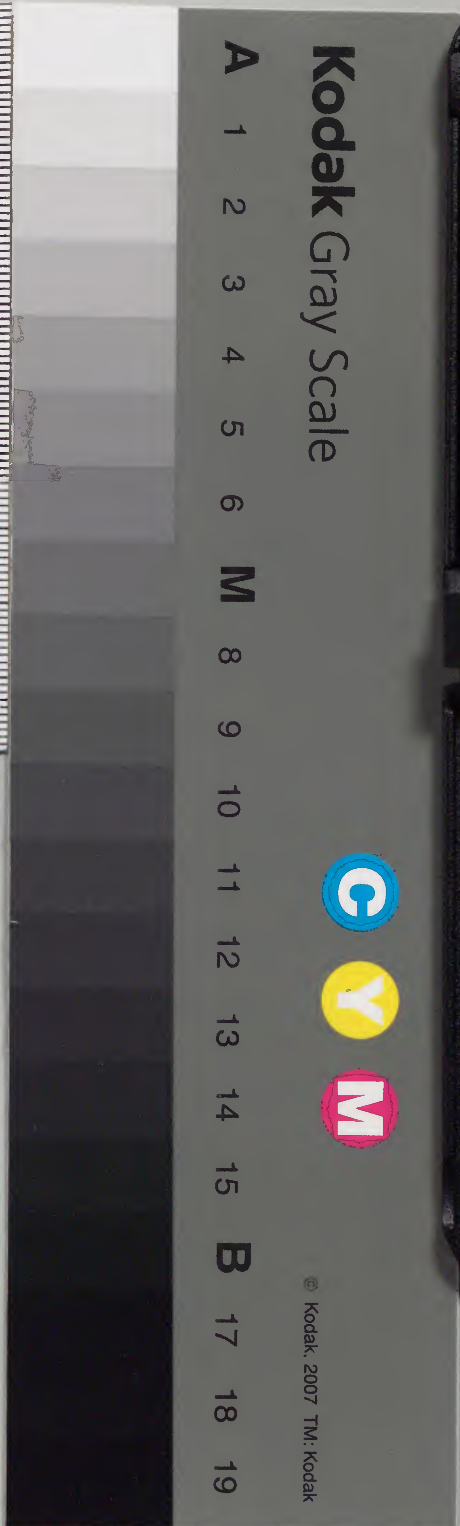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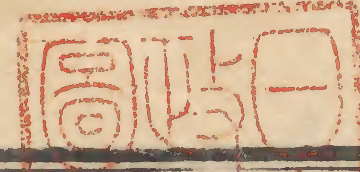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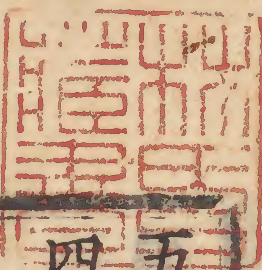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 二

漢書門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八	八	八	八
函	函	函	函
架	架	架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三〇	一〇	一〇	漢
函	〇	〇	書
一	二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18
冊數	20 (2)
函號	310 130





五燈會元卷第二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

四祖下二世

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

四祖下三世

巖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方禪師不列章次

四祖下四世

方禪師法嗣

牛頭山法持禪師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鍾山曇瓘禪師

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

四祖下六世

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

天柱崇慧禪師

四祖下七世

忠禪師法嗣

佛窟惟則禪師

鶴林素禪師法嗣

徑山道欽禪師

四祖下八世

佛窟則禪師法嗣

安國玄挺禪師

鶴林玄素禪師

天台雲居智禪師

徑山欽禪師法嗣

鳥窠道林禪師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蒙山道明禪師

資州智侁禪師不列章次

五祖下二世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巨方禪師

中條智封禪師

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不列章次

嵩嶽安國師法嗣

福先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資州旻禪師法嗣

資州處寂禪師不列章次

五祖下三世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

資州寂禪師法嗣

益州無相禪師不列章次

五祖下四世

無相禪師法嗣

保唐無住禪師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

吉州志誠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司空本淨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六祖下二世

南陽忠國師法嗣

耽源應真禪師

荷澤會禪師法嗣

韶州法海禪師

區擔曉了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

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不列章次

六祖下三世

磁州如禪師法嗣

荆南惟忠禪師 亦名南印 不列章次

六祖下四世

荆南忠禪師法嗣

遂州道圓和尚 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遂州圓和尚法嗣

圭峯宗密禪師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

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入不起亦不答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達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

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自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峰。終老，師自爾法席。

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粮，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志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

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
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水處處皆相似
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
用心時若為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
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
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
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
為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有聲鏡
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
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息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
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違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為正三昧諸業
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入虛執起心
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為正受縛為之淨業障心塵萬

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各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
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
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
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
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
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後慮心闇昧在
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即
真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
方為病問曰折中消息消息間實亦難安恬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
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
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各第六等真偽第七知法本
第八慈無為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
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在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

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恬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入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洽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求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為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况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真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為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羣生託疑廣

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袂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為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眾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定于雞籠山

四祖下二世

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為郎將常以弓挂一縹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為弟子後一日宴坐觀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

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
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
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為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
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
去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
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
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
師稟命為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禪師師住白馬栖玄兩寺又
遷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
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焉

金陵鐘山曇瓘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顏氏初謁融禪師融目而
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
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

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四祖下三世四世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金陵牛頭山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
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心者
目為法器師嘗有偈示曰

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

海無見出長波忠荅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
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
情還歸空處坐忠荅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
即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終於延祚寺

四祖下六世

金陵牛頭山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回。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大曆三年。石室前挂鐺。

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五年春。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問。特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迫。狗而立。曰。心宗非南北。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賜額。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日。玉鏡峰前。易曉。入。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梨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

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
曰如何是解下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
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
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瀟嶽峰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
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大通智勝佛
是甚麼曰爲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
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
步庭花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
門中事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乳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
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
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峰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花綠藥間大曆十四年歸寂塔于山
之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延陵人也姓馬氏晚參威禪師遂悟性
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辨供師欣然而往
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
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又曰
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
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爲甚麼不著師曰無汝棲泊處

四祖下七世

金陵牛頭山忠禪師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忠禪師
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
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
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隱於瀑布之西巖元和
中慕道者日至有弟子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自

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之。閱二日跣趺而寂。後三年塔全身于本山。唐韓人撰碑今存國清寺

鶴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三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為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絨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闡乃云：欽師猶被馬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

將相之所能為。公於是有省。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

四祖下八世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舍體自儵然。如是明見，乃各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

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
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
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
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
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
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能了不
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
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
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
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
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
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
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

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
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荆
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
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
無言師三禮而退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
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特道俗共為法會師振錫
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
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
上故時人謂之烏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曰
為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
曰會通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

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侍郎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傳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有師各圓修者恐是謚號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者耶舍三藏誌云良地生玄旨通尊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峰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既示滅秀遂

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高嶽慧安國師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入倫八女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

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

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
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
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
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
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
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况
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
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二年。中宗
賜紫袈裟。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訶辭。
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
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徧徃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
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墮開皇二年壬寅生
唐景龍三年己酉滅
時稱老
安國師門人遵旨。昇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七粒。

內五粒。色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落於民間。
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
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
行者。即率同志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
及。盧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
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
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
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
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
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
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
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

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表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還回。至嶺下，謂眾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為然。師既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于本山。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于名相，為知

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方見秀禪師，疑心頓釋，乃辭去。居于滿津安峰，不下山十年。木食澗飲，州牧衛文昇建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兖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為毫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落髮。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摳矢。秀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為師師恥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

嵩嶽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野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

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構伊語脉豐問曰未審甚麼人

搆得他語。脉安曰：不知者，時號為破竈墮。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肩，叉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麼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元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惹。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後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戴冠袴褶，徒類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日之豈分別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日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詐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師即為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媿乎？曰：我亦娶也。師曰：

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福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娼。福福禍善不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昏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

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更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邪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墮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

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且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入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實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

五祖下三世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即入太一中中學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蜊汾海官吏先時逆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蟹不

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記乞詔問之帝即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臯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荅殊休留師於內道場累辭歸山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終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

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五祖下四世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為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

具戒定慧非二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妄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入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鴉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鴉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曰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眾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

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名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

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爲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自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六祖大鑿禪師旁出法嗣

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真要其僧即往參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即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

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
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
信受以偈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
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參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
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
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
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
往曹谿質疑他日回當為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
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
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為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
靜長坐不卧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
吾偈曰生來坐不卧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師

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入祖曰吾若言有法與入即為誑汝但
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
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誓
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還不淨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禪師撰塔
碑盛行于世其略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
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
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
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
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
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山色垂
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

後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

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斃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雠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

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况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啟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為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各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

汝說諦信求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各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為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昔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汗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禪師為第六祖而忌大鑑傳衣為天下所聞然祖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屬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

五行二第出
二十
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

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心者，即物物皆有自性。空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此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尚，伏願垂

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為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問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求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

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
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
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
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
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
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求不生斯乃謗佛毀
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
斷諸求二乘人日以無爲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
假名何爲真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
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
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
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

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真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卅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
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
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
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
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
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
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
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
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
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
温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
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行于世 慕道

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安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毗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優畢義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義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

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

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肉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求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誠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

隨是非。有非無。即隨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非非不非。不是不非。是是非非之感。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詐。言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言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旨。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指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

坐示滅塔于西山之陽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温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為達邪乃往叅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峯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峯峯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峯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峯召曰袈袈角拖地也師回首峯曰大好寸絲不挂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月考之是矣第所見雪峯非真覺存也未嘉既到曹溪必嶺下雪峯也未詳法嗣故附於此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採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邪

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回闕庭具以山中所遇秦聞即勅光庭詔師到京勅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各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令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

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
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
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其道若以相爲實
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
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
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
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
墮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
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
道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
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
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
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省

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
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
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真禪師問道既無心佛
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二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
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
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
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揔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
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
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
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疆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
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
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

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十莫向道安禪師問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真師曰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揔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慙伏不知所措師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各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

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謚大曉禪師

○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遊方時屆于河朔有隍禪師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

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

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眾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正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

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在鼻孔上。為甚。麼不見。沙云。只為太近。
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沙云。却是侍者會。雲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云。且去。別時來。雲錫云。法眼。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錫云。此二尊宿。盡拄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為當拄面前。拄背後。
麻谷到參。繞禪床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蟲夫為大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眾生。一時放

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為。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下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上堂。青羅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

識即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
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甚麼入於
邪道曰甚麼處是某甲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
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南陽張漬行者問
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
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漬
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
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
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
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
麼曰如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
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
斷甚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

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
裏事肅宗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
帝曰見師曰釘釘着懸挂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
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是無
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
已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
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
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
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
論議師陞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是甚麼
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
甚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
無對奉問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

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脇長往。塔于黨子谷。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為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

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為宗也。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即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

頓修行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
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為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
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
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
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
衆生心裏出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荆吳嵩嶽漸
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
宗記盛行於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
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
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六祖下二世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為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

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
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
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
覓箇護身符子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麼
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
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
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為甚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
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丈
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
師一擲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曰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
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澤謂之曰汝

名光寶各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為復抗行為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於唐元和二年圓寂

六祖下三世四世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齒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眾僧齋于府吏任灌

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荆南忠禪師南忠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蹟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疇恩師先齋書上疏主遙叙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回住鄆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

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
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
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卷以貽後代其都序
略曰禪是天然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
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
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
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
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
今時有人但目真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
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
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
誰言禪乎况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
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

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
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
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
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
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
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
等也又真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
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
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
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
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
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
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

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草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有縛不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况迹

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爲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

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
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前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
鎔餅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
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頓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據
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
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
之異同遞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
日而委曲回照疑疇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
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
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
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荅曰如
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
各隨機證悟不相通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詣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

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
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
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
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
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禪師
注釋師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
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眼若當真如相應之時善惡不念
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虛空故云化也既此
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
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不審此
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絕相為妙用住
為一塵一法空為一用故云望於此後示及俛狀荅史山人十
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為復必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荅

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
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偽不實成而復
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
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
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
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
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即了爲當別
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
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真資法
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
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
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
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

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
衆生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既
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
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即名諸佛
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
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
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
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
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答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
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
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
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
每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

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為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各為學道若安心一定則有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為說若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為佛心見本性為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為法味住著於法斯為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為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

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回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為長易麤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為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

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主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院誡門人令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

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茶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闢真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五燈會元卷第二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附

文殊菩薩

維摩大士

須菩提尊者

殃崛摩羅尊者

障蔽魔王

天親菩薩

善財童子

舍利弗尊者

賓頭盧尊者

那叱太子

跋陀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

雙林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泗州僧伽大聖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法華志言大士

扣冰澡先古佛

千歲寶掌和尚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入亦能活入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

義殊曰死以何為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着菩薩問曰入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負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嘆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

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即閉見
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
立其前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汝
發一念心清淨即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為甚麼不見財
曰是真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夫雨花讚嘆者曰空中雨花讚歎
復是何人云何讚嘆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
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嘆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
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者乃
問此花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
邪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
見佛不知得忽不得忽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

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
怎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
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
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誰是彌勒
勒舍利弗問天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
以不轉女身女曰我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
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荅言我今不
知云何轉面而變為女身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為嬌尸迦欲登玉位用千
人拊指為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
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
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

久矣。是汝不往。殃嶠聞之。心忽開悟。遂弃刀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肩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

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眉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槃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未出當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

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劔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天鑑二年，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荅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帝嘗詔畫士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勢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汭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來如生。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邪？」汾陽曰：不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

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曰：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獲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夫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高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鞞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為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

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眾皆起唯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鞞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

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為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四相偈曰生曰老曰病曰死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入轉朱唇向乳開為憐迷覺性還却受輪回覽鏡容顏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

肯學無爲，忽染沉痾疾。因成卧病，身妻兒愁不語。明友厭相親，
楚痛抽千脉，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尚恣貪嗔。精鬼隨生
路，遊魂入死關。祇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花求
絕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
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
更有衆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
覓。覓即不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
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畱塞滿，虛空看時
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
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
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群出衆，太虛玄。指物
傳心，人不曾。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顛，荊州華容陳氏子。在南嶽誦
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
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曰：冰壺
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
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師欲遊五臺，問寒山
拾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
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
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
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代曰：文殊文殊。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
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

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
 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
 山州曰既是羅漢為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
 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厮兒宛有大人之作
 天台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
 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
 帚掃地而去寒山搥背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
 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
 戒眾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
 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自稱契此形裁眼烏罪脰奴罪蹙額罪腦
 腹出語無定寢卧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
 盡貯囊中入鄞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醢醢魚道纔接入口分少

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
 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义手而
 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
 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
 义手福曰為祇如此為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
 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竿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
 曰歸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祇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
 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為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
 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太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
 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祇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
 疆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
 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柰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求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千他州亦負布袋而行四眾競圖其像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得度於七俱胝院

留講肆之久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真集仙玉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世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邪聖邪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寺行全為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為眾所歸棄謁雪峯手携鳧茈

一。包醬一器。獻之。峯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茈。峯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峯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峯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峯異之。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庵今為永豐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為扣冰古佛。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真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祇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花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閩主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入主。法主。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茶毗之。祥耀蒲山。獲

設利五色塔於瑞巖。正寢。謚曰。妙應法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塔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從居祝融峯之華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叅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鄭峯。登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峯。七十二庵。回赤城。憇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巖等處。返飛來。棲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

朗亦以青猿為使令故題朗壁曰曰大御書至青猿洗鉢回師
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且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
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
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
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
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
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
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窰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
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
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五燈會元卷第二

五燈會元卷第二

